

道思錄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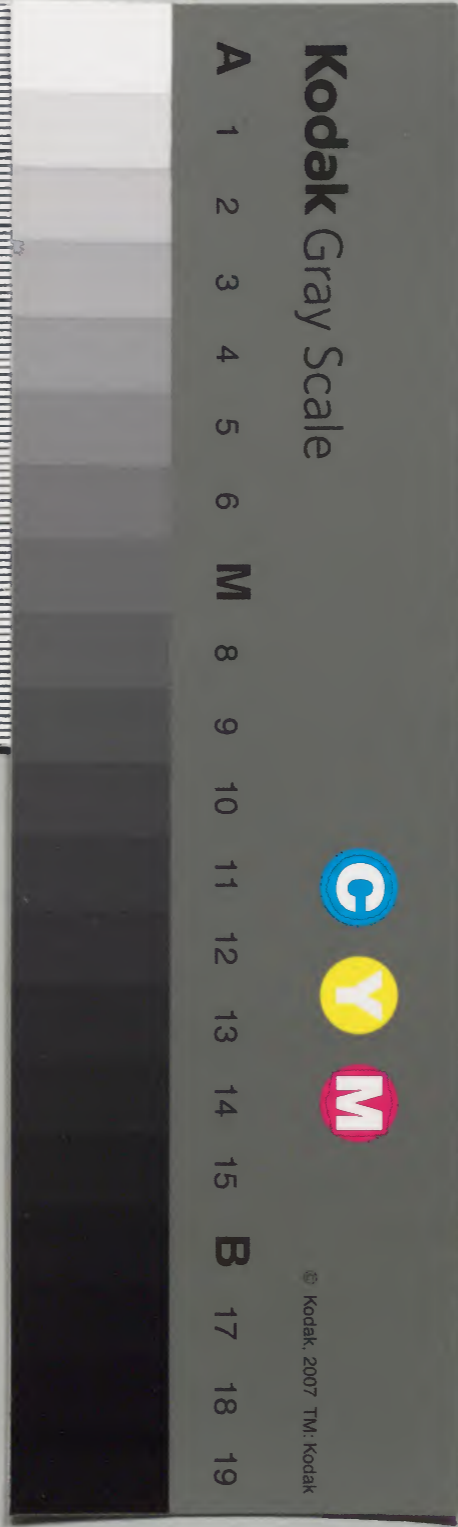
十之四

漢書門			
五	二	六	
一	七	〇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八	五二六	漢
函	〇	書
一	四	
〇	四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4
冊數	4 (4)
函號	298 157

四止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政夏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

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乎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
斷否朱子曰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
意爾如孔子沐浴
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
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
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
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
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
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

救

江

之心作反將格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後世
財以防民之變四井
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
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
四句為兵得乎一兵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
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
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聚財為守國之道
以愛民為迂緩之者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
隱愛民之心愈增其
聚財自守之慮矣

梅養兵二字當作
聚眾句解作聚
眾以財

明道為色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

便於民者表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

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為之不容而

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失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

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

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持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持專則失為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

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以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

有得中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

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

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

也

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酌當為也周公乃
 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
 沒成王思其勲德錫魯以天子之禮
 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或者謂周公於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
 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
 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
 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地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
 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
 弗克也小人處之則專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
 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
 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
 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
 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隨之隨則

善

遠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切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為喜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

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

善為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七十物也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

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

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

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

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

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

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詩直

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詩

發人之陰惡也詩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不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牴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

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非唯告於君者
納約自牖惟温厚明辨者能之
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
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自德
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
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
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
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
六為爻應此理之常

也然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
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
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

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
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遯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
也下之道苟所當去亦
不可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天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小拂於人理之常而

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固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樂盡天下以仇君子乎

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

同

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四位與

相應而交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

之持乖異者衆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

意則不善者可化乖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

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

之路而啓其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

其力內盡其誠期使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

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

侍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

之睽者庶其引合所謂過主遇非枉道逢迎也

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

巷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至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至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

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

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

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

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剛正不撓力能有益於君蓋柔

益

故

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

故國有檢倭之臣士有善柔之女皆有損而無

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亦有

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

少賤未有能致益其君者姑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

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

下皆有咎也天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革卦尋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若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此

為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

悔咎也大體斯免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

戾而之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細

味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

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允之上六悅之極也悅

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

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獄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

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其所謹重者也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

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

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

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

通思

常

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
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尚亦
不疑懼而失守是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孫避讓也謂
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
進退安重貌蓋其恭
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胡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

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

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

為

此豈若悻悻好白是者之焉哉勝

天棋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笱皮遂治之無少負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躡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本註云如判須是聽其言也厲言而不

敢發之貌屬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

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嚅嚅之態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荆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大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

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理勝而氣平則

人易曉而聽亦願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中庸曰非

今天

矣予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

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惟

句解云有人勸伊川加其禮於近貴之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

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以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

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

私也。於所不當讓而讓，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

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

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

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過則歸之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

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大

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

隨人天資學

軀 稟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奇稟則有涯，常入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驅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

符

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而有增損也。

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之則計較

安排即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是私意

此乃是私心。實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

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

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

矣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

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註云因言少師與舉明

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典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

可與矣此制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真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己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

之求知者失己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使之求知者失土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狀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神申轉運司狀願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

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字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

押

序

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

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與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

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

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

以時之遠近言也

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民制

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

○字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安禮程

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

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

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

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其私已

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氏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問。御史曰。正

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問。御史曰。正

卷之十七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

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

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

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

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今水臨

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推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顧

言入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

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

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

心弘則立心遠大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

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

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

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

心入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

自強故有情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既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

何為不為志氣感榮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

為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

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

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怙息威伏而忽於志不

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樂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瑛合

莫能間之宦寺之徒怙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

契

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取有益絳已不出入一益也

益於已絳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

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

一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

矣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

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

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

能食則教之以右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

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積長

稍

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

德之無偏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

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不可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

欲

駁

○

滿

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

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

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事上臨喪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

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

常行之間主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

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子弟凡百玩好皆奪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

喪志如王虞願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

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虞未與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俊

俊

永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

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

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感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感

○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

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

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以禮

恭恭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

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

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

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

視之矣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所以

反

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自洒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小學教也幼于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

○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誰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

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

○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

而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

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

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

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

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

書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惟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

擇

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釋其材之可在
 教者最之於學其不可廢者復歸之農畝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
之則而待之各士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緩於干
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

行人

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
 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
 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恚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

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

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恚生責得學者是

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

心而懲創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

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教人倫而施之

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

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

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

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

井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奇疾之文

是以容貌得莊行別得止進退得齊心志

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

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

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

透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發既無所

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

窮而後爾有得必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

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

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擗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

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

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擗

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節

列

之道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

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其安其誠其材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

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

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

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

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

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

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

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

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諫見曲禮捧手習扶

其鄉尊者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旦

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誣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其言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戒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

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

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

雖薄且不能勝泥於隆盛承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

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

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

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

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

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卦六五傳衰世之

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

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

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

富之餘綱紀每廢於奇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

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

份

危之道也

有失於後有復屢復而

聖人開其

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

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

夫

劉質失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

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睇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

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下離上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

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

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

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

離適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

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胥卑下本非在上之

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

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

如何曰天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

此八月卦之序也

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理天理也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
 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
 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
 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
 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
矣
 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

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也
 也黃膂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

安之勢薰燦其中也
 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
 安之勢薰燦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歸妹象傳兌下

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

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其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徂

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

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感人易入而可

懼也如此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

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感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

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

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

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埋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

濟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

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嗚戾圮類益

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

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曰子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

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真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其

大故聖人
因以立教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

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

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以學問不進

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人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

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

則自流於巧而感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為明

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奇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入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常相為消長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周羅俚語猶兜攪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也事未至而有疑不當攪而攪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

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

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未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驚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恣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

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習也

驚境

此七皆莊子天卷八

○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也驕於夸吝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

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

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

既知學又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

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

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

事自省邢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

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

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

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

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

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禮樂

孟子言及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惟不欲違

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

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

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此是終身乃

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感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情

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

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

刑名干韓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

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

論清淨無為之道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

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為漢

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感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揚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揚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氏德皆近於理又非揚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揚墨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揚墨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揚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

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泛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揚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揚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自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斯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而物由道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除一報斷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此從也今釋氏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彼釋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何有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於我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恭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

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欲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

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

全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惟務上達。而無

之。若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

泯迹以存心。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

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

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

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

所見影子。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終不分明。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道本入倫。今日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

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

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說。信道與篤乃可。考辨其失。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

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故不能推。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先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室慾而已。豈若備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

屈伸。釋氏推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關揚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

極之於無父無君此
實辯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
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
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
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
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
獨壽此理之所由也顧其
自私自利聖賢弗為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

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外書○大本既差則
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

日月為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
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

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
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

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
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

其走而不能反故其語大其過於大也塵芥六
語小展轉流道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
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
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
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
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司○佛說謂虛空
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
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
精粗罔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

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
者為玄妙為真空折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
也佛者マハフケンシキニシテマシク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斯
寓形而受生是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主人
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天人一物輒生取
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孔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
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或

漸

惟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
 免謂之悟道可乎本住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
 體之無二○當生而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
 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
 晝夜通陰陽則知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滅獲人人
 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按十字異本作已諸本
 皆作十故從諸本差作
 已字則訓亦別
 自

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
 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
 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
 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滿
 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詭服
 非脩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
 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觀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

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之皆是聖人。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
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
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
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
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
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映北。發生萬物。
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仲尼。無
不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
之和氣。不言而化者。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
氣。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才發越。蓋
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主
辯論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
踰越。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夫子
也。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
之間。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
其跡彰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儘雄辨。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明

其豈第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此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羣經定于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

過。然己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

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高遠。

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遠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

間。魯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

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不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政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解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惟失身事莽。以是祿隱。向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

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孔明東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忍為此也

興劉氏可也
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荆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荆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

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
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
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
侍郎嘗者原道其間如傳
變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
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
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
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
氏之與荀揚尤
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
而已德之既盛則

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
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
曰韓

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
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
詩序李延平每

誦此言以為善形
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字
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

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
充養存於已純粹如精金純粹而
不雜

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規矩。和而不

流。和易而。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

之溫。春陽發達。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

優游而不自迫。沾洽而有餘。育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

乎若滄溟之無際。曾次洞達無少隱匿然測其學識所蘊則又深博而無涯。

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見善若出諸己。善與人為不欲則其用公而溥。

弗施於人。己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

於彼陋行天下之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

大道不由於邪僻。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

一節言行己之常必自度故曰常。未也。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

軍時程公珪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以明於庶物察於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悌窮神知化孝悌義見第四卷樂由通於禮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

化同流之妙此言明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昔之害揚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

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

者反陷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自謂通達玄妙實則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

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殘陋固滯者如刑名切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

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
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先生之門。學者多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皆也。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
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早。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非

雖明而亦感而能通。感而應。教人而人易從。各因人不絕之。
其資而平易。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不怨。賢明白。故易從。
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狡偽者。嚴其誠。
待人盡其誠。而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小不忍。欺之。
加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雖小人以趨向之異。
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
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
先生為政治惡。以

先生言行錄

寬開其自新之處煩而裕得其要領當法令繁

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

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

之有要故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方監

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

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先生所

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乎感不可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始此

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宵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學者食便不美此

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輒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勿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日此處

如此等人說一此等話道理

如

如後ハ四生ノ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

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

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

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

師聖朱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擇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

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

就自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

發見從容豈第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

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

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也。博文強識

力行也。察倫明物以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

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

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減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

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感也。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自任之重非志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存不繫

其去以為高義釋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肯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及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私自崇文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

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操議於應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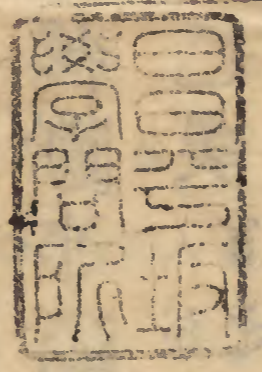
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

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敢加以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非義

近思錄卷之十四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
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
十三時作是時
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



文化乙亥

